

呼吸系病的針灸療法

代 田 文 誌 著

徐 悟 玄 李 境 新 譯

五、關於肋膜炎的灸療

1. 肋膜炎與灸療的態度

肋膜炎雖有乾性和濕性的區別，但是不論那一種，都可用灸法治療的，不過體溫太高是不適於灸療的。經我治療而得到效果的多為：一、體溫在三十八度以下的慢性者，二、或因醫療而至大體無熱而病後總是不易恢復健康者。

現在我對這兩種程度的肋膜炎施灸，是最有效果的。所以我對肋膜炎的治療的態度，是以肋膜炎病後的根治療法為主眼。因為很多的肋膜炎在病後轉移為肺尖卡他，肺結核或腹膜炎之故。素問說：上工治未病。由於病後的灸療，預防肋膜炎的續發肺結核，腹膜炎等症，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所謂上工、肋膜炎的慢性者，完全治愈是很困難的。經過變成慢性者需要一年或二年的很多。

長期間陷於慢性者，與肺結核患者同樣由於對於生命的危懼，而引起精神的煩悶，容易陷於憂鬱症或神經衰弱。因此當灸療慢性肋膜炎的時候，對於患者必須寄與同情，與以精神的安慰，使其精神常得保持平靜，是最重要的。精神不安和煩悶，對於病的經過非常惡化。

在以下所舉的治驗中，關於此等問題，亦擬言及。

三、治驗例

1. 重症者

患者：○江○子，二十四歲，專門學校的學生。父母健康，然父有精神的缺陷，為癲症者。長兄帝大畢業不久即因肺結核而死亡。長女曾患肋膜炎。患者罹病的當時，其他兄弟雖都健康，然到最近長女發狂而死。弟因神經衰弱罹憂鬱症，小妹現罹肺尖卡他，正受醫療，另有一妹，雖身體頑健，然有精神的缺陷。這是他的家族歷。患者本身先天的體質也軟弱。

既往症：大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當時十八歲）因汽車衝突事件，右下肢大腿部及顏面

的頰部受重傷，入院治療半年，以後用水療而全愈。

大正十四年，因右側肋骨傷行手術，截去第九肋及第十肋的腐蝕部，（這個創痍多年間尚呈過敏性）。

昭和二年（二十二歲）在女子專門學校學習中曾患肋膜炎，退學治療一年，並不見效，因之在家靜養。昭和四年五月（二十四歲）患者經師友勸導，請我往診。

現症：初診時的症狀如次：體格細長而骨格弱，營養不良而顏色憔悴，體色發黑，實在可說是紫紅色。

上腹部（中脘）呈痞狀，按壓之有堅物的感觸。臍部特別是臍的右側盲腸一帶有塊狀物，臍的左側有稍稍輕度的塊狀物。

在背部心俞、盲俞、膈俞有壓痛，肝脾腎三焦等俞穴亦有壓痛。望之如鬱血狀。

體溫每日三十七度四五分，午後四時體溫最高。稍有咳嗽及喀痰。食慾不振，每餐不過一碗，沒有精神，幾乎終日靜臥，月經不調，常常延期。

治療：自初診起，每月一次往診，訂正灸穴，又按其必要，施以針治，互長期間施以灸治，所用穴位舉之如次：

腹部：中脘、巨關、水分、滑肉門、盲俞、氣海、大區、陰交。

腰背部：腎俞、京門、三焦俞、次膠、小腸俞、脾俞、肝俞、筋縮、膈俞、心俞、膏肓、厥陰俞、身柱、天膠、天宗。

手足部：左陽池、曲池、郄門、尺澤、三里、陽陵泉、太谿、三陰交等。

當然這些經穴並不是一次全用，按其必要而加以適宜的取捨。針治多為滑肉門、大巨、天樞等及背部第二行脊柱附近施針。灸炷半米粒大，各七壯，務必在午前施灸。

經過：起初三個月施灸，幾乎全不見效，食慾不振，繼續仰臥。因此家人皆厭而懷疑灸的效果，但他的母親，始終信仰，一天也未停止過，繼續施灸。到十月的時候，經過非常良好，已能起床，掃地、縫紉、作飯了。自十一月至一月因事

未能往診。在此期內，背部停止施灸，僅灸腹部和手足，這是因為天氣寒冷，恐受感冒之故。

昭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往診，諸症頓減，皮膚的顏色好起來，也漸胖了，肋膜炎的痕跡也沒了，肋骨癆手術痕跡的過敏性也完全消失了，腹部的塊狀物大部軟化了。僅僅臍的周圍和右大巨一帶的硬塊尚殘留着。食慾旺盛，每餐三碗。

四月十五日復診，經過良好，每日作煮飯，裁縫、洒掃等，心境頓開，顏色明朗，灸法少少變更。

以後很快的健康起來，六月十一日為最後診察，宣佈完全治愈，停止施灸。自從灸治開始約經一年間。這個患者自從灸治開始，向未服藥。

昭和六年二月，在雪深及膝的日子裡，領我到患者家去，我沒想到她已這樣健康。

自從昭和六年四月，任某製絲工場的全監每日從早五時到夜十二時，照顧五百人的女工。身心併勞，然而對於她的健康並沒有甚麼障礙，比較病前的體格更加健康了。

私見：這個患者像這個樣子得以完全治愈，但是對於這個患者所感到最痛切的問題是不僅單是科學治愈這樣的重症。

這個患者完全失去了希望，連生命的希望也得不到了。

她的家庭有頑固的父親，和固執的妹妹，不絕的爭論因而風波不絕，是個冷酷的可悲的家庭。我痛感使她的心地平靜是治療上最必要的，每次往診，給她種種精神上的安慰，解除她的煩悶，教之以工作，教之以藝術，使她日日快樂，如此她的心境一轉，得到戰勝命運的力量。我現在想到她病中的情況，不禁落淚。我曾有一時被她的妹妹所阻礙，不得到其家內，但不忍捨棄她，託人叫她到隣家去，給她繼續治療，於是誠心的力量遂戰勝了。她完全健康的時候全家對我都表示感謝了。這個患者到現在還在健康工作着。

像這個患者的治療，不僅是灸療的力量，精神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對於重症的患者，是必須這樣熱心的。

附記：這個患者以後一直是健康，結婚後忙於經理家務，昭和十七年仍然健康。

2. 輕症者（一）

患者：大日方治，工人，昭和六年八月二十日初診。

既往症：生來健康，去年曾患淋病，今已治愈。七月末，感冒之後，右側胸部發生疼痛，身體稍動，就覺呼吸困難；深呼吸就覺全胸痛疼，咳嗽也疼，請某醫院的醫師診察，診斷為右側肋膜炎，必須入院治療，因生活困難，不能入院，服藥數次，一向無效。因人介紹來受灸治。

現症：體格普通，營養良，皮膚稍帶黑色，腹診時在臍的右下部（大巨）及臍下（氣海）有壓痛。在腰部右腎俞及育門的壓痛強，右側自腰部到脾俞，肝俞筋肉隆起，而壓痛較左側強。是輕症肋膜炎。

灸治：腹部：中脘、巨關、氣海、右大巨。

肩背部：腎俞、京門、次膠、右胃俞、脾俞、肝俞、身柱、右天宗。

手足部：左陽池、曲池、右少海、三里、太谿、築賓、右陽陵泉。

灸炷米粒大，各七壯

經過：施灸約二周間，而胸痛全無，一方面勞動着，全治好了。昭和十七年仍然健康。

輕症者（二）

患者：〇〇廣，現年三十歲，教員，昭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初診。

既往症：大正七年流行感冒愈後，續發肺炎，醫後回復健康。本年五月，又患流行感冒病後長期左側的前胸部和肩胛部感覺鈍痛。而且有輕咳嗽及喀痰，體溫雖不高而倦怠，因請醫師診察，初診斷為氣管炎，到現在又因肋膜不好，於是吃驚，來求灸治。

現症：左側肩胛間部互全體有強度壓痛，聽診上有摩擦音，打診上有濁音，為輕度的肋膜炎。

灸治：腹部：中脘，上脘。

腰背部：腎俞、京門、脾俞、次膠、膈俞、至陽、心俞、身柱、肺俞、天宗。

手足部：左陽池、曲池、尺澤、三里、陽陵泉。

灸炷米粒大，各五壯。

經過：經過顯著良好，六月二十九日，背部的壓痛全愈，這是灸治的第三日，加左郄門，七月八日復診：經過良好。

七月十二日復診：經過更見良好。

七月末日復診：完全治愈。體重顯著增進。

（附記：以後未犯。昭和十七年仍然健康。）

輕症者（三）

患者：工藤〇三，十八歲，工場事務員，昭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初診。

既往症：生來健康，自從本年五月初，右側季肋部鈍痛發熱。醫生診斷為右側肋膜炎。醫治一周，大體無熱，深呼吸則右側胸部疼痛。

睡眠食慾都好，便通正常。

現在症：右側肋膜下部稍有濁音。右肩胛部有壓痛，脊柱第七胸椎部稍向左屈，胸廓右側稍扁平，可知為肋膜癒着。

灸治：腹部：中脘、水分、氣海。

肩背部：腎俞、脾俞、肝俞、第一行、膈俞、心俞、身柱、天膠。

手足部：左陽池、曲池、郄門、三里、太谿、陽陵泉。

灸炷米粒大，各灸七壯。

經過非常良好，九月八日診察，加右合谷、右臨泣、右大巨。

九月二十五日復診：經過良好，殆全愈，後不久任工場事務員，工作中仍然健康。

私見：以上三症皆屬輕症，經過非常良好，以後皆健康。

肋膜炎特別必要的穴為郄門，用此穴的治愈經過，都很迅速。對於心囊及心臟瓣膜障礙也有效果，治肩胛部疼痛也是重要的穴。

三 結 語

肋膜炎病後休養是很重要的。我的治法，是把症狀完全治愈，而且繼續灸治到與健康者一樣勞動而不感疲勞為止。現在西醫所治的肋膜炎患者，經醫生宣告完全治愈後一個年還不能工作的很多。問那個人為什麼不工作呢？總是說：醫生雖然說好了，但是總覺全身無力，作點兒事就覺疲勞發熱。所以不敢勞動。對於這樣的人與以灸治，大抵一二個月，就可以完全健康，作甚麼工作也不覺疲勞的很多。藥物療法，對於病後的健康恢復上好像沒甚麼辦法。然而這病後的健康恢復是非常重要的。僅僅治愈疾病，而患者病後不能工作，够不上治人生的醫生。而這恢復健康的方法，以灸法治療是最相當的。所以由現代醫學治愈的肋膜炎患者，再受一次灸法治療，以恢復健康，是很重要的。

尚有肋膜炎病後的灸治，能使體重顯著增加。貧血者能使血色良好，這都是著明的事實。血色的成為良好者，為紅血球及血色素增量之證。

再有肋膜炎病後的患者，多有脊柱側彎者。這種病因用灸治多有恢復者。故灸治尚有使脊柱恢復的力量。

（附記：以後因研究所得，肋膜炎的有高熱者，施以灸治，也有特效。在這樣的場合，特別是患側的郄門及陽交（或外丘）二十壯，肩井、身柱、神門、膈俞、靈台、中脘、期門、左陽池等各灸三壯或五壯。針刺肩井、膈俞、肝俞第一行，患側的期門、陽交等。三十九度左右的肋膜炎，數日而達平熱的病例是多有的。

下面的治驗例是急性肋膜炎針灸治療成功的一例，在這個場合は針灸與漢藥併用的，不是純用針灸治療的。

肋膜炎的治療經驗

患者：〇〇氏夫人，二十七歲，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初診。

本患者自從幼時，極為神經質而且虛弱，然未患過大病。去年曾患輕度的右肺尖卡他和肋膜炎，結婚很早已有二子，夫死，於母家過了數年，本年春與某氏結婚，某氏的前妻為患肺結核而死，帶着二個孩子過了二年。一月前因妻子有孕來請往診。診察時妊娠已四月，體無別狀，然極為神經質，全身充滿壓痛，特別是肩胛部到左頸部更有壓痛，自訴失眠很重，這個患者生來是神經質，因妊娠關係而神經質更甚了。

現症：二日前，忽覺左胸痛，到日本紅十字病院診察，診斷為輕肋膜炎，因母體衰弱，而有人工流產的必要。我診察她的中脘、上脘有壓痛，左側有強度的胸脇苦滿，從左期門左乳下二寸處到側脇部有顯著的壓痛，深呼吸也覺疼痛，呼吸也覺迫促，大聲咳嗽就引起胸痛。似為肋間神經痛。其次自覺症狀為左肩井一帶有劇痛，肩井有壓痛，從左肩胛部的心俞、盲俞一帶，到膈俞、肝俞稍腫，手觸有壓痛，我以為還是肋膜炎。體溫三十六度四分，脈搏不快，沒食慾，舌苔少。

治療：用仰臥位，灸中脘、上脘、左期門、左陽池、各三壯。然後灸左期門、自左乳下二寸的肋間到食竇一帶。其次用側臥位，灸身柱、風門、左天宗、膈俞、靈台、左肝俞的一行。再針心俞、膏肓、膈俞、肝俞等。用坐位針左肩井，因為神經太過敏了，灸百會。上肢灸左郄門、曲池，下肢灸左陽交。陽交壓痛強，僅僅此等治療，胸痛為之減輕。

第二天，和助手倉島君一同往診，由於倉島君的打診、聽診，為明確的肋膜炎，稍有水性。體溫為三十六度六分，疼痛也減輕。治療方法大體與前日相同。今日加針腎俞、三焦俞。其次得醫者的諒解，進以小柴胡湯與當歸芍藥散的合劑。進以當芍散者，因二三日前有下腹痛，請婦科醫師診察，謂有流產之虞，請助產士診察言亦相同。患者遂作了流產的準備。金匱要略有「婦人懷妊，腹中急痛者，當歸芍藥散主之」的指示，我總以為這是當芍散的證。

九日往診，經過極好，胸痛減輕，食慾也增加，但是今天稍有咳嗽，稍聞摩擦音，體溫三十七度二分。針法與灸法和以前相同。今日已無流產之憂。我因事有數日不在，託助手倉島君往診，十一日與十三日往診二次，藥僅與三日分。

十七日往診：肋膜炎的熱已去，也不痛，咳嗽已完全好了。自己能自由到廁所去了。而且較病前更能睡覺，神經已能鎮靜，體溫為三十七度一分，今日僅灸二三穴，下腹已完全不痛。有偏食癖，平素嫌惡的食物極多，勸之改正。並勸多食小魚類食物（連骨而食）。

二十一日往診：經過良好。今日到健康服務

所診察，謂肋膜炎尚有存水，因近二三日已怠於灸治，勸其繼續施灸。

經過：以後經過良好，數日已能自由起居。二十五日已照料漬菜。她的主人主張有流產的必要，因請數名醫師診察，僅一內科醫師謂有流產的必要，其他結核專門醫、婦科醫都主張沒有那種必要。遂未作人工流產。

（附記：以後經過良好，產一健康女孩，昭和十七年仍然健康）。

私見：這是輕症肋膜炎完全治愈的一例，因為妊娠已經五個月身體很衰弱，所以最初診察時，非常可慮，然而終於治好了。像這樣的病人，有令她繼續施灸的必要，因為雖然一旦痊愈，產後有再發的可能。

產後有再發的可能。產生小孩無論怎麼說，是這個患的過重的工作。然而人工流產，經過也未必能好。我曾經過因肋膜炎而臥床數年，屢次妊娠，而未作人工流產，却因此而很健康，產後却能離開病床而起居如常的婦人也有。當然灸療也是有效的。以外這樣病例也有幾人。由此可見只要不是危險的重症，我以為不行人工流產結果是很好的。

尚有關於一般肋膜炎患者的灸治，是極有效果的。特別是灸郄門，雖有三十九度的高熱，也是無防的。其次是肋膜炎病後的患者，作為強壯療法，施以灸治，是很有效果的。我以為只要灸療，成為肺結核或脊椎瘍的病率，可使減半的。

要不是長沙市立中醫院挽救了我 我幾乎就成了歪嘴巴

兵 子

七天以前，人家看了我都說：「歪嘴巴來了，歪嘴巴來了！」

我的嘴巴是怎樣歪掉呢？

我工作在湖南岳陽第一中學，二十多天以前——學校校慶的頭一天晚上，我因佈置展覽室耽擱了一晚睡眠，第二天，忽然右嘴角微微發扯，講話不方便；第三天，更利害一些了，吃飯時飯屑漏入牙根不得出來，並有飯從左嘴邊噴出，右眼也合不攏了，講話也就更困難了。我忙請人家看我臉上有什麼毛病不？

呀！你的嘴巴和鼻子都歪了……」

我聽了這句話馬上找了一面鏡子一照——哦！我，已經不像原來的我了。

我以為這也許是什麼小毛病，請校醫看看馬上就會好的。但校醫給我的答覆是：「要恢復端正是不可能了。」並舉出一個曾生過這病而已經死去的工友的事給我講，藉以證明他的話是有根據的。

第四天，我又去岳陽人民醫院檢查，回答也是：「我院無法治療。」

由於領導上的鼓舞和幫助，我決心到長沙去診治。

到長沙的第二天，進了湖南省聯合醫院，醫生告訴我這是顏面神經麻痺，因為右臉部神經全部麻痺，所以往左邊扯，這當然是對的，但他們研究了很多次，每次診斷給我的答覆都是：「你這毛病現在科學上很少有特效藥，老實說，我們是沒有什麼大辦法的。」我問：「湘雅（現湖南醫學院）怎麼樣？」

醫生說：「湘雅恐怕辦法也不多。」有一個醫生還說湘雅五官科主任得了這病也沒有什麼法子。他們最後安慰我：「不要緊，對生命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我耐着再待了一天，計劃次日內科主任來會診時徵求最後的答覆。結果像旁的醫生一樣，只是他多加了一句——「你還是回去好了。」

省聯合醫院都說沒有辦法，我想希望是不多了。但一記起自己嘴巴歪，眼睛合不攏，心裏猛然一陣難受，因為我不能再教書了。可又自慰着：「不怕，生命沒有危險，我還可以做旁的工作。」

離開聯合醫院住到旅館裏，一心決定回校請求領導上另調其他的工作。這天在街上蕩蕩，偶

爾發現一塊紅字白底的招牌：「市立中醫院」我呆了半晌，由於舊的影響，我平日也是不太相信中醫的。但西醫（俗稱）既已無法也就不妨試試吧？

過去以後，我見到了針灸科的譚敦文醫生，我把我會診斷的情況全部告訴了他，最後我問他：「有辦法嗎？」他滿有信心的說：「有辦法的，這毛病我們已經診好過很多了。」說老實話，當時我還有點不相信哩，心裏想想：「人家都說冒辦法，你却說得這樣容易，好吧！就試試吧！」

次日，我進了中醫院。經過每日一次針灸，又吃藥，又敷藥（敷藥是用黃醋調的，裏面有蜈蚣等小動物，據醫生說小動物可以刺激臉部神經恢復，黃醋有收縮作用。用他敷在已經麻痺的右臉頰，使嘴巴扯回來。）進院的第四天，我的嘴巴鼻子就已基本端正了。今天是我住院的第七天，右臉神經差不多已全部恢復如常。醫生已答應我後天早晨出院。

真巧，這麼多醫生（西醫）都說沒有辦法，中醫院幾天就搞好了。我懷着極愉快的心情，感謝中醫院，我並沒有變成歪嘴巴。

在我診斷時還看見三個和我一樣歪嘴巴同志，經過中醫院施行幾次針灸，也都逐漸好轉了。

由此，我回憶聯合醫院及其他診過我這病的醫師竟主觀武斷的說「不會好」，這種態度是不對的。我並非有意責難他們，或是想僅以此就來否定他們其他的成績。但由此便說明了一個問題：過去中西醫是沒有什麼聯系的，為什麼不瞭解中醫有辦法而介紹我去請中醫診呢？假如不是我自己找到，我不是成了殘疾，因而不能恢復現有的工作嗎？

科學本是一致的，而醫學在中國却形成中西兩大獨立系統，中藥舖不賣西藥，西藥店也沒有中藥，西醫有些忽視祖國中醫幾千年的經驗積累，中醫也有些過分保守各不相干，致造成中西醫完全絕緣的現象。這顯然是由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所造成的。

解放以來，人民政府已在大力改進和發揚中西醫工作，加強了對醫務工作人員的學習，我想我們中西醫務工作人員，一定要努力清洗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影響，互相交流，互相幫助，以滿足人民的需要，——這也是病人的要求。